

文化观察

致敬诗歌和青春

——青春诗会40届回眸

我但愿每一个站台 都有一盏雾中的灯

世界动态

2024郭沫若文学艺术奖揭晓

“2024郭沫若文学艺术奖”近日在郭沫若的家乡——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揭晓。《霞满天》《爹》《昨日的边城》等3部作品获得2024郭沫若文学艺术奖“文学大奖”，川剧《变脸》与舞剧《屈原》获得2024郭沫若文学艺术奖“艺术大奖”，长篇小说《寻找》、诗集《诡异的虎河》等数十部艺术作品获得2024郭沫若文学艺术奖“新人新作奖”。

主办方认为，获得“文学大奖”的作品异彩纷呈。《霞满天》以文学担负生命之重，关注人类生命意识的回归和生命存在的可能超越，以生命活动的绝对价值去点燃纷争的火焰，形成了具有独特魅力的生命美学；《爹》把人物命运融入波澜壮阔的历史，生动记述了“爹”和父辈们为国为家赴汤蹈火、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、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，呈现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人民群众推动时代、创造历史、改变世界的巨大力量；《昨日的边城》以史诗般的美学视野展现了小凉山的社会历史变迁，丰富创新了非虚构领域的写作实践。

郭沫若文学艺术奖设立于1989年，已举办了7届。（据中国作协网）

文学大奖

作者	作品
王蒙	中篇小说集《霞满天》
彭学明	长篇小说《爹》
龚静染	非虚构小说《昨日的边城》

新书推介



《海上丝绸之路：从青岛到红海》

★作者:高洪雷
★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

选取欧亚非三大洲15个重要路标，以贯穿古今的视野描绘海上丝路的形成过程和辐射形态，为“一带一路”提供扎实的历史书写和多彩的文明图景。



《寓医于食：中国人的饮食智慧》

★编著:赵霖 鲍善芬
★出版社:人民卫生出版社

本书将中国古代食医文化和现代营养学知识相结合，基于“寓医于食”“凡膳皆药”的健康理念，提出易于理解和便于操作的中医食疗方法，帮助人们增强防病和抗病能力。（本报综合）

青春诗会被誉为中国诗人的摇篮，许多著名诗人从这里走出。近日，由中国作协《诗刊》社、河南省文联主办的“青春回眸·青春诗会四十届庆典”开幕式暨“青春四十届·致敬诗歌和青春”座谈会，在河南郑州举行。

40多年来，这个以发掘培养诗坛新力量为宗旨的诗会，共推出590多位青年诗人，涌现出舒婷、西川、于坚、翟永明、王家新、欧阳江河等重要诗人，已成为青年诗人茁壮成长的摇篮与闪亮登场的舞台。

01 “期待诗歌的百花盛开在古老而年轻的诗国”

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场景，叶延滨至今历历在目：《诗刊》大院，小平房、木板床、吱吱的蝉鸣声……1980年夏，一群年轻诗人受《诗刊》邀请，相聚在北京和河北秦皇岛，读诗、谈诗、写诗、改诗，他们把对时代的展望与青春的激情全部注入诗歌创作中。“整整半个月的时间，名家与新人、文学界前辈与青年写作者坐在一起，平等交流也不乏交锋。”在座谈会上，叶延滨回忆说，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愿望，也对改革开放充满了热望与信心。

青春的中国也热切期盼着青年的创造。时任《诗刊》编辑、诗人王燕生在他执笔的纪要中将此定名为“青春的聚会”。他说：“让我们为遍布各地的新一代诗人祝福，我们期待诗歌的百花盛开在古老而年轻的诗国。”

同样参加了首届青春诗会的徐敬亚回忆说，1980年夏天在北京参加诗会的经历，让他强烈地感到心里有大量感觉往外喷涌，结果一落笔便一发不可收，写下长篇评论《崛起的诗群》。

从首届青春诗会开始，大量年轻诗人脱颖而出，他们的探索和创新得到了普遍认同，也为中国诗歌的繁荣发展不断输送着新生力量。

02 鼓励年轻诗人勇敢探索、勇于创新

作为青春诗会的重要见证人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观察到，参加青春诗会的年轻诗人们，无一例外地坚持着探索的、开放的态度，他们以新鲜的创造取代那些已成定势的单一的艺术思维，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写出了美丽诗意。

叶玉琳在参加第11届青春诗会前，还未从乡村走出来，虽然坚持写作多年，却自认为笔底羞涩、默默无闻。在青春诗会诗友们的鼓励下，叶玉琳发表诗作《大地的女儿》，把对大海的挚爱、女孩的坚忍及对语言的探索，全部倾注到诗歌里——“你知道在海里，人们总爱拿颠簸当借口/搁浅于风暴和被摧毁的岛屿/可一个死死抓住铁锚不肯低头服输的人/海也不知道拿她怎么办……”评论家孙绍振评价道：“叶玉琳用传统语言方式写现代人的生命体验，并且写得如此深刻动人。”

参加青春诗会的诗人来自五湖四海、各行各业，他们用诗的语言描绘着中华大地上的生动实践，建构着奋进中国的精神图谱。

“风中掺进多少颜料/静闹丰盈平原，一夜金黄/贴着密密麦芒滑行，灵气吹拂/快快，劳动变成大地美景……/让我好好看看你/不折断一缕麦香/前胜村，我把你挪到大地中央”，这是曹宇翔笔下的丰收景象。他参加了第8届青春诗会，并由此找到创作方向。在《黄河诗篇》《祖国之秋》等作品中，他把变化的时代、诗意的生活展示给广大民众。

参加了第15届青春诗会的卢卫平，特别关注城市普通百姓的生存状况。在《在水果街遇见一群苹果》《玻璃清理工》等诗作中，他将心底的爱与怜悯，凝结成温情、温润、温厚的笔触，为普通人的生活点燃微微亮光。

“因为诗歌、因为青春、因为理想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‘背景’的人。”这个“背景”是什么？卢卫平说得很笃定，“那就是我们仰望的星空、是我们爱得深沉的大地、是锦绣的江山、是豪迈的人民、是一腔沸腾的热血、是激情飞扬的旗帜、是歌声嘹亮的时代”。

03 青春诗会再出发

2024年7月，西子湖畔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。他们热切感受着中国的山水风物、历史人文，也在交流中分享诗歌穿越时空、抚慰人心的力量。

作为青春诗会的延伸活动，“首届国际青春诗会——金砖国家专场”在杭州、北京两地举办。来自金砖十国的72位诗人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。

第30届青春诗会诗人戴潍娜参加了这次活动。令她印象深刻的是，诗人们用各自的母语朗诵诗歌，尽管有时候不解其意，但丝毫不妨碍大家听到其中的音乐、韵律、力量。由此，戴潍娜的视野也变得更加宽阔。

《诗刊》主编李少君指出，“国际青春诗会”是青春诗会的一次新探索，把不同地区、不同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团结在一起，实现了“和而不同，美美与共”。

四十不惑，青春诗会再出发。第40届青春诗会又迎来了20位年轻新面孔。他们中，有从事影视创作的拉拉，有在读博士生物不寒，有期刊编辑丁东亚，还有首次加入的外籍诗人伊娃·达·曼德拉戈尔……

青春永不落幕，探索总在继续。当年，首届青春诗会即将结束时，舒婷写下《赠别》寄语所有诗人：“人的一生应当有许多停靠站/我但愿每一个站台/都有一盏雾中的灯。”40余年来，青春诗会如耀眼的灯盏，照亮了年轻诗人的前行之路，也照亮了中国史诗歌创作的漫长征途。

（据《光明日报》作者：刘江伟 贾奕星）



1980年夏，参加首届青春诗会的诗人合影（资料图片）

书林撷英

儿童文学中的诗意与哲思

小说，发现并非如我所想——因为是诗人，可能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。金波在叙事方面十分出色，能创作出一个个独特美妙的故事，有情节、有细节，有小说需要的一切元素。他可以写诗、写童话，也可以写小说，这三者在他这里是三位一体的。

看金波的诗，我体会到了“流淌”的意蕴。他写花、写书、写云、写雨、写风，那些文字似乎没有重量，从这一句到那一句，从这一意象到那一意象，像没有一丝阻隔的水一般流淌。他的作品不仅强调自然美、童心美与艺术美，还特别注重韵律美和音乐美，使读者能够沉浸在充满诗意和节奏感的意境之中。

这种诗性表现在语言上，就是去掉一些浮华、做作的辞藻，让语言变得干净、简洁，叙述时流畅自如，但又韵味无穷。金波的美学风格就是简洁。他喜欢单纯与干净，不喜欢芜杂与太多的枝蔓，也有复沓，也有一唱三叹，但根本上还是简洁。

这次翻看《金波别集》，还发现了一个以前被忽略的角度，即他的诗与哲学的关系。在他的诗和童话中，多是形而上的、富有哲思性的主题。这些主题关于生命，关于天地人和，关于时间和空间。他的文学世界，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，落叶非落叶，雨滴非雨滴，云朵非云朵，石头非石头。他的创作核心在于表达对生命和自我的丰富认知，以及对人与世界和谐共生的哲学思考，并通过诗歌和童话传递出一种万物有灵的世界观。

《金波别集》是一套图文并茂的书，也是一套分类别致的书，既有意境，又有创意。当然，称为“别集”，更显风雅。

（据中国青年网 作者：曹文轩）

作者心语

当文字燃烧成火焰

勺子碰锅沿，那天，和爱人吵了一架，从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到人生观，各执己见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不知怎么，我脱口说出：“人生，是一场采蜜的过程。无论过往有多苦，生命最终还是要酿出蜜来。”爱人突然叫了暂停：“你先把刚说的话记录下来，免得吵完架，这些‘金句’就忘了。”我们的争吵戛然而止。然后我开始反思，向她道歉。满天的乌云烟消云散。

这是我们生活中文字产生的力量，不仅对我，也影响到我的家人。我一直喜欢写作，久而久之也影响到家人，即使是在争吵中，仍记着那些“金句”的迸发。于我而言，没想到，文字的力量居然能及时修复我和爱人之间偶尔产生的缝隙。

对于文学，我有过许多比喻。如果生活真的是苦的，文学就是药后服下的一颗糖，糖的甜蜜会贯穿所有的岁月。文学是落在我生命空地上的一场大雪，尽管不能改变什么，但绝对会让我变得精彩。

不同阶段的经历，让我对文学有着不同的感受。1988年，我第一次远离故乡，成为工地上的一名工人。在我最迷茫的时候，我爱上了阅读，后来爱上了写作。那时，文学就是插在地里的竹竿，不断为我的生命提供着向上的拉手，支撑着我不至于在迷茫中匍匐。

此后大半生的时间，写作一直支撑着我走过了一段又一段的岁月。我从事过很多的工作，比如：码头上的装卸工、行走在街头的拾荒者、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、争分夺秒的外卖员。有人问过我，这样的人生你满意吗？于是我写下：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，低处飞行也是飞行。

事实上，幸福是一种感觉，只有你愿意打开，幸福才会扑面而来，无处不在。我曾经在一家砖厂工

作过7年。每天晚上，趴在砖厂的通铺上，写下文章，记录当天发生的事情，引发我对生活的思考。写完之后，我会把稿子扔进厨房的灶膛，成为第二天早上烧火做饭用的引柴。当那些文字燃烧成火焰，我在心里告诉自己，谁说文学无用，它如此火热、跳跃，提供给我“一日三餐”。

我一面生活着，一面写着。把生活过成一种固体的形状，把爱变成液体。当它们相互纠缠，就形成了我生命里的山水。2018年，我成为一名大龄外卖小哥。由于工作原因，争分夺秒的生活无法给我的笔墨写作提供时间。我便改变方式，用语音去写作。在等餐间隙，甚至是等电梯的瞬间，一旦灵感触发，我就会快速地留下一段语音。当安静下来时，再把这些语音转成文字，整理成一首诗。

因为生活的不断变化，我从最初的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写作，转向更加便捷的诗歌写作。在情感深处，我对于文字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结。而这种生活和写作的相互结合，意外地为我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。在5年送外卖的工作间隙，我写下了3000多首诗。

2022年，我的一首不足百字的小诗在网络上迅速走红，引发了媒体和出版界的关注。生活从此迅速为我打开了另一条道路，至今我已经出版了3本诗集，也对文学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我今年56岁了，随着身边老一代人的不断退出，越发感觉文字成了不可替代的依靠。如果我是一道光，被写作拧亮了开关，我愿意义无反顾地为照亮一条路，用尽自己所有的能量。

（据《人民日报》作者：王计兵）



《金波别集》（东方出版中心）

新出版的《金波别集》，是对金波70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一次别样汇总和展示，涵盖了他绝大部分优秀作品，打破童话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的体裁束缚，分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“和”四辑，意在“天道酬勤，地道酬善，人道酬诚，和道酬融”。“天地人和”四个字可以概括金波迄今为止出版的全部作品，按主题区分这些作品使这套书具有了别样的特色。

金波在本质上是诗人，他的写作一直在诗的境界里流连。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诗，自不必说，即使是他其他体裁的作品，骨子里还是诗。他的文字如温柔的月光，平等关爱着所有生命，尤其关注那些柔弱的存在。他笔下的童趣与诗意相互交织，展现出深刻的生命意识和美学价值。

金波的童话总衬着一个诗的底子，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。无论是《一只蓝鸟和一棵树》《雨人》，还是《黑橡树》《根鸟》，既是童话，也是诗。不说文字背后的诗意，就说构思，也是诗的构思。读这些童话时，我竟有一种幻觉，它们浓缩再浓缩，最后竟由散文式的句子，变成了诗行、诗句。这些童话像是从一首首精湛的诗改写与扩展而来的——它们生于诗，长于诗。

金波是用诗的眼光看待世界的。读金波及一些其他名家的童话，我得出一个感悟，上品童话与诗并无界限。童话在初时，本就与诗同出一源。

我曾经从文学史中得出一个结论：诗人就是诗人，很难见到他们写出好的小说。但后来读了金波的全部